

宋元通鑑

第九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8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一 癸未一年

仁宗六

慶曆三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歛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

元昊將野利天都王

010190617349

王嵩

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
 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
 帥府表授二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
 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
 衡反不禮奇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
 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
 身榮顯常誓以歿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歿不得洩
 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别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似小說

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臯元昊既失二將。久

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勛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元昊將
 賀從勛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
 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
 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
 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
 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
 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
 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

應敵得體

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言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二月

牛奴訛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辛酉，立四門學。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三月戊子，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

禮大臣但非其人耳

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歿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臥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召夏竦爲樞密使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

王素
蔡襄

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

封元昊

倉卒易賢將

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

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鬲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自宜言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為許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領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王拱辰

通鑑卷二十一
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

多事

議論精卓
在宋朝文
字大有聲
口

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
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期
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
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
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
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

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
里歿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
鐵寵名大官以酌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
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剗可屬大
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
轍言論磔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管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
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
疋、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母鉗汝舌、皇帝聖
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
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
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遐疢進
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

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踴躍、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
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
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
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
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爲此、蓋可虞也、五月丁
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岳瀆、
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

王德用不終

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日子也，有世舊，非它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

人臣不忠
莫大於引
進庸人而
不智亦莫
大於是

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謫

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燹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
 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
 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
 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
 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
 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
 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
 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
 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亦未知何
 以得此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
 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
 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
 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
 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
 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
 軍國大事。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
 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
 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叅

舉錯

老成人用心而說者遂坐以更張作事難矣哉

開天章閣臣子一大遭逢也區區列款何足道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備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此兩人者同心共濟人也何必分西北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

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
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
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為
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
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
任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
第受謁 冬十月以張焜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二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

張焜之

朱墨書

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
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
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焜之等首被茲選焜之河
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
哭邪亦宜細察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
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
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

沈邈

施昌言

李絢

考課

更定磨勘法

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懣具申凡目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臯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遍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勛階爵邑至

穆 記此等或稍略之可也

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儉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

抑僥倖

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于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于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

更定蔭子法

孫甫

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水。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元通鑑卷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宗愛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凡二年

仁宗七

經筵

趙師民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曾公亮

藩王

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

上新修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

拯飢

崇學

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

設學校以俗州縣之察則把持與狎侮皆非

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貧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

重教官

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已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鈐轄司發兵討捕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愚意直說
君子不党
何等明白
且可釋主
疑即朋党
論宜無作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興武學

梅堯臣

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

不須一二十年

元昊誓詞

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
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
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
常數臣不復以它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
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
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
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
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上四
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又守之計
只用土兵
故關內諸
州土兵免
其遠戍而
併遷其家
於緣邊任
營如西戎
以山界藩
部為強兵
漢家以山
界屬戶及
弓器為善
戰蓋各以
邊人為強
耳

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
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
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
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
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
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
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
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
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開寶寺塔火余

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

出范仲淹

未見更張
何謂無漸
此等語奚
不刪去

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旣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劾於讒間不果其志何邪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夫生章得象陳執中夏竦徹小人亦無如之何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惟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寔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旣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契丹初修國史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充史官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

契丹史

封宗室

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壬午，月犯熒惑。癸未，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賚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

亦一稅會

始失之繼遷以養成

德明元昊而又求援

於契丹先着俱失

出富弼

出石介

疑相臣逐言官之漸

何周旋至此史筆安在

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為諫官御史。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州，舉進士，又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二邊以寧。說者以為夷簡之力為多。然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李迪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當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朱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

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出歐陽修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君子小人並用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

相杜衍

契丹三路
兵
契丹與元
吳大戰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元昊計困
契丹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契丹主遂引兵還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

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契丹以雲州為

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

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

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

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十二月余靖使還

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

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

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

冊元昊

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

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擁場於保安軍

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

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

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放

兄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

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

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

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臥病檄至即將所

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歿

築古細腰城

蔣偕

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罷三相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蘇舜欽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張方平不終

前輩多以
放廢做實
事鍊真骨
若山水詩
文又其細
者耳

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恤囚

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調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郡獄適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
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
任叙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是月李之才卒
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學有淵源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尹漸

宗學

哀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三月己未
詔太宗正勵諸宗子授經務學 辛酉韓琦罷時范
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
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
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
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歷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
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
弼為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

李良臣

議城水洛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
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
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
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
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
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禪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
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應州又徙晉
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
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
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
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
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右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
官余靖歐陽修輩旣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楊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歿而

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服其識量。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邊舍商太戊之桑穀，並

李京

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歷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弃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人歸石元孫。

帝有此盛德而不能容韓范諸臣豈賈生不善用漢文耶真千古一憾亦一疑也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歿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評太寬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叅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孫抗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京乞免兼樞密使從之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曩霄遣人來謝冊命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錦鹿胎半之、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修哭之、謂待彼、謫紈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八月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臣兼樞密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何待其謫
息
連坐之嚴
如此

龔鼎臣

呂居簡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歿、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歿、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歿、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希元、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飢、欲賑之、曰

陳堯佐吏治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為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盡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凡
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周堯卿

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者因得大拜于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為謝有為誰歸去或偽誤乎為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攜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
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周堯卿卒堯
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為學不專於傳注
問辨思索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

通鑑卷三十三
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于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管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

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仁宗八

計用章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為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

范富去而冗官又多

仁言多而實政少

胡宿

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 三月辛巳朔日食帝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庚寅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甲午月犯歲星 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 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昔地震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

先見貝州王則之徵

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為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為之備登萊視京師為東北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洩故陰乘而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錢一百萬 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歎命京城增鑿井三百九十 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 八月癸酉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

丁度

吳育執法

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歿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歿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三千餘浮海而出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程瑀
程瑀
李初平

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周敦頤在南安不趙仲不知人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瑀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尋令彬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

如何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二月大旱詔求直言巴西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諠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

出育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八 仁宗八

禦盜

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
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
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
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纆不欲聞見
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
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

楊儀

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爲樞密副使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夏四月己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尹源

職。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歐陽修蚤工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修之文遂以名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叙燕息戍二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頃若有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天下未嘗無事也，但自不知耳。

朱炎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訝之，以其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炎為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歿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武之木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反遭罹讒毀，終貶以歿。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五
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六月壬戌、詔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秋七月、除災傷倚閣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總管。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冬十月壬子、李廸卒。廸字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涿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董元亨王
獎等或亂

田斌田京
等御變

外者皆攝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眾。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緹。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縲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縲而出。胡宿所謂內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用人

明鎬

汪文慶

用人

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閏月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王信

用人

楊偕正言

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元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屍訛屍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審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審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歿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屍所殺元昊因鼻劓歿

王儼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凶悍

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賢后

王守忠

帝以閏正望夕將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歿

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飢民鬻子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其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

召對

亦無確然石畫可惜也

不學少文是竟執中語

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臯二府固已總萬幾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學士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

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郊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

何郊

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非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

魚周詢

通鑑卷二十三
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墮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

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旣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期、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于此、願陛下特詔進

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師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闡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

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駕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騎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

宋西此事大都敗于庸臣持議其受賄無疑

可施車陣亦宜請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帝嘉周詢詳敏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為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壬申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疎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

明主

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竦奸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超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六月甲午。明鎬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端重寡言。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丙申。章得象卒。謚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

館閣親民

其得寵多用此

歷官輔相。僅保祿位。不能有為。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飢民為軍。八月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冬十一月。發廩賑畿內貧民。十二月乙丑。詔改明年元。赦天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濟河北流民。丁卯。冊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四

起己丑至庚寅凡二年

仁宗九

孫甫不知人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
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
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

士遜不終

不能正人，謂之為和鼓。嘗惡參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值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不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遂言于帝。帝疑道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當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

亦儘得人
但未盡其
用

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帝意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辛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二月丁卯，彗星出虛，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虜情

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畧，不能折衝尊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墊無廬舍，我

求人

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于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賢不肖共
立有是理
否

田况

劉渙

范全

蔣偕

張亢

劉貽孫

王德基

施昌言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眾。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

軍儲

戰馬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下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錄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

錢明逸

馮京

范純仁

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三百九人馮京及第第一又得范純仁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

荒政

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它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日日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各為救之而實殺之

學校式取
諸胡救荒
式取諸富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五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有耻帝幸後
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六月甲戌帝
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七月丁
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癸卯以范仲淹為
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修撰知

張昇

陳執中宋
庠不終

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八月壬戌陳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叅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為人
所罔與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
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六

開元兵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有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怒也。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

病亦在此

蠻寇

張日新

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契丹敗于夏

篤行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蔽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歿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篤行

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欲為買綠野堂。仲淹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使耕壤，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十二月，遣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為之歸厚。

吏治

二年春正月以歲飢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至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既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後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 程頤上

監司宜注名

議祀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二月甲申出內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饗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九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
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
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
堂，禮神主，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
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
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
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
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
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叅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
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
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
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
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六絃
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
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
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

通鑑卷二十四
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刻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九

月巳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于進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薊州十一月巳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

包拯
吳奎

王舉正

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叔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

確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趙師民

房庶

能破夏可以作樂能破虜可以作樂何須問累黍

並從之。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

范鎮

陳希亮

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定三品官以上家廟，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

應變

捕盜

懲酷吏

應變

契丹策進士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更不敢聞。希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既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譁者。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通鑑卷三十四

宋紀

十四

宋紀十四

